2291.7
1737
v.14

乙巳消長錄

十三

編八

廿十八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三

內編 七下

右議政遯齋成 世昌

領敦寧府事靖憲公尹 汝弼

叅贊俛仰亭宋 純

戶曹判書慎 居寬

禮曹叅判柳 景深

大司諫嘯皐朴 承任

右尹朴 民獻

舍人芝齋柳 堪

東306141

金知事 元祿

縣監北窓鄭礦

鄭碏

觀察使石川林億齡

贊成立巖閔齊仁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三

內編八

成世昌

成世昌字蕃仲歸邨齋虛白堂俔子成化辛丑生燕山辛酉生進中宗二年丁卯登第賜暇湖堂歷弘文正字吏曹佐郎舍人直提學四道監司大司憲吏曹參判ㄴ書典文衡　仁宗乙巳拜右議政　明宗丙午竄長淵戊申卒于謫所年六十八　名臣錄

公天資英偉不拘營生學識超邁文章典雅久在詞苑及掌文衡為多士矜式筆法亦臻妙書畫音律莫

不精曉時人以三絶目之 幽憤録

公嘗與金淨李耔善每以鋒穎太鋭為戒己卯春調疾于坡州乃欲避禍也及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意其與清論異趣造公第咱擬諫長公曰庸蜀豈堪其職但前日國家罪白面書生實涉暗昧而北門窓啓尤為不正有言責者雖在已往當直諫以糾其失也貞色變及金安老倡輔 東宮假抑沈貞而濟其奸公以副學奮然曰安老得志必將誤國率僚劾之大諫權輗大憲金謹思聽安老囑及誣公黨貞命鞫公怵而誣服逐竄平海及安老伏辜乃還 景賢續録

在平海聞李耔卒題詩曰百疾千愁摠到身存亡感慨亦相因遥聞雲路多新輩每見秋山葵故人無復舊交思道義敢期前席為敷陳雖存人世終無益泉路皆歸昔日親 幽憤錄

及衮死鄭光弼復相戊子有調停己卯人之議公亞判銓書 上仝

拜大司憲無 世子右賓客時外戚爭權交亂宮闈公入對每言其鎮定及侍講 東宮力贊孝友之德上聞之喜歎曰輔導當如是也 潛谷舊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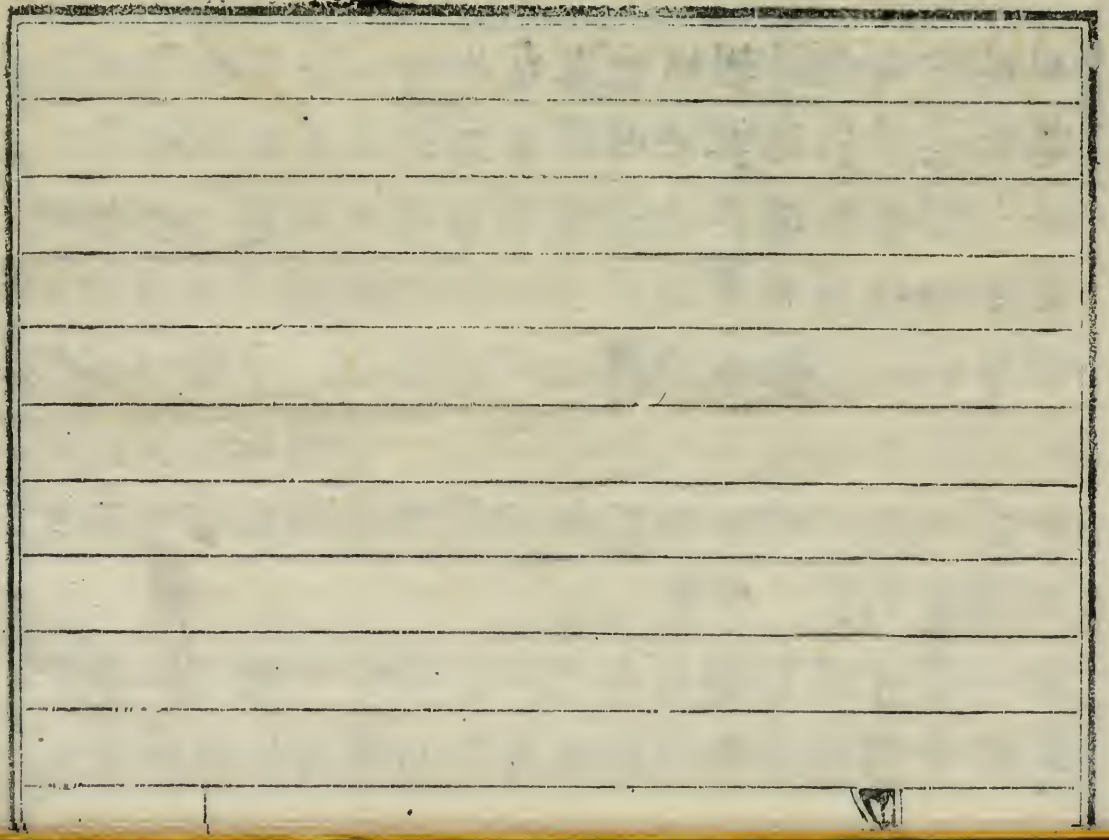
戊戌拜工曹判書無弘文提學 中廟一日召宰執

傳曰去夜禪位東宮宜可就賀三公以下皆錯愕失措公獨正色極陳不可大臣因而爭之屬公作疏辭甚激切竟回　天聽　上全

中廟違豫公晨夕禁門不遑寢食仍遭大恤憂悴成疾適以謝恩赴京人皆危遠行　仁廟遣承旨問疾曰卿疾甚恐難行公固請就道尋聞　仁廟昇遐傷毀疾篤　明廟馳驛命勿素公辭謝到此京副行以下交勸肉不從竣事未回陞左議政賜降樞府尋罷逐還坡州時奸凶因宿憾必欲置之死地誣與柳灌等謀不軌竄長淵名臣錄

乙巳拜右議政陞左議政丙午李芑啓曰成世昌稟
性外似疎宕內實不正與柳灌柳仁淑尹任素相交
厚一時凶謀無不參聽請遞時奉使未復命竄黜長
淵縣尋卒 幽憤錄

宣祖丁卯復官爵 上全



尹汝弼

尹汝弼字伯翊　世祖國舅璠曾孫成化丙戌世祖十二年生以蔭進　中宗丙寅策靖國勳丁卯　章敬王后正壺位封坡原府院君乙未告老奉　朝賀特賜几杖　明宗丁未以乙巳餘禍竄龍仁癸丑宥還以奉　朝請復官爵乙卯卒壽九十伸雪後　贈領議政　英宗乙丑謚靖憲家乘

謚狀曰公諱汝弼字伯翊尹氏系出坡平始祖莘達策勳朝開國勳四世至太保門下侍中文肅公瓘平女真功業又煥乎孫世龍軒冕為當世大族入我

朝有諱承禮版圖判書　贈領議政寶公之高祖也
曾祖判中樞院事諱璠寔誕　貞熹王后　贈領議
政坡平府院君謚貞靖公祖佐翼功臣工曹判書魚
寶文閣大提學鈐平君　贈左賛成謚成安公諱士
某（旁白字）考諱甫工曹參判坡陵君　贈純忠補祚功
臣領議政坡陵府院君両世有贈皆以公貴也妣貞
敬夫人孝寧大君補之子永川君定之女也以成化
丙戌九月十六日生公幼有異質見者器之及長容
儀端重性度寛温未嘗有閨閣子弟驕貴色處己以
謹接物以恭尊賢而愛士常以謙守自律蓋得於天

稟者然也公少孤事母夫人誠敬藹然不以浮榮為
孝焉蔭補禁火司別坐移敦寧主簿陞判官出令全
浦縣守官清慎丙寅　中廟自晉城邸入正大統公
亦錄奮義靖國功臣陞通政大夫僉知中樞府事翌
年丁卯我　章敬王后被選為淑儀時　壺位虛矣
廷議多欲新擇　上特以門望婦德陞淑儀冊　王
妃例封公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無帶都摠府都
摠管忠勳府造紙署禁火司軍器寺提調公以為勳
戚無於一身非所以為子孫之幸也恒持臨深履薄
之心不以祿位自尊不以榮貴自多乙亥春　章敬

王后誕我　仁宗大王繞七日有疾昇遐　中廟悼傷賢妃之不幸早薨待公恩禮尤加而公則惶恐不敢當不欲以喻分之寵以傷　章敬之德也及　文定王后又遘於公之姓族則公益切戒惧之心　仁廟年長以不及奉養毋后為終天之慟事公極其誠禮眷遇隆重公以　國舅之尊　東宮恩禮又如是迥出尋常則榮享　恩寵曠世傾時者幾四十年舉朝無敢與之比列公之子任既又被擢為貳相赫赫光榮照人耳目而公實謙謙以為德居家嚴而有法第宅不過常制妾御不敢干以私閨門肅然賛成名

位已顯而畧不假以辭色常命服勞於左右無異幼少客至初不知其有名位退而莫不驚嘆稱服焉諸孫有登科第輒為之憂形於色見其深居講學則和顏以接之或有怠惰放肆之行則嚴加責教焉　文定嘗為公主選都尉而欲求於公之孫公力辭獲免嘗嘆曰吾家榮顯已極若不裁之以禮節之以儉戰戰兢兢循塗守轍則難乎免矣恒不忘履盛滿不止之戒當時士大夫莫不多之亦不無窺覦伺隙者尹元衡兄弟　文定王后之昆季也陰邪眩幻之行為士大夫所棄常包藏禍心謀危東宮之術先試於公

之父子左腹之入不一其端賴　上聖明且朝議咸倚公父子以為重故不敢售奸計而切齒之恨益深益惡人皆為公父子危之而公則自修益篤固遁然矣年七十告老于朝　上特賜几杖以寵異之　仁宗即位元年薨　明宗幼而嗣服元衡等遂用事恣意構誣以不自安為賛成罪竟與大臣柳灌柳仁淑等並論死而於是乎公不免株累焉是所謂乙巳士禍者也國人尚今於悒公在竄謫時　仁聖王后體仁廟遺意以便體悅口之物　賜送而　文定王后亦不以為不可越數年　仁聖王后乞移門外又三

年又乞令還第　文定皆許之當此之時餘禍愈熾而公獲全安於私室　仁聖至誠有以感動而亦豈非公平日所以自持者有以致之歟公自經喪亂之後不以世事為念或托友方外往情山水而中宵未嘗不扼腕擊節菀悒而流涕聞者悲之年已八十氣力猶康宗廟祀事有時親行燈下看書無異少年內外諸孫幾八九十人来謁於前則領之乙卯六月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九十　上聞疾革遣醫来見又以奉　朝請復其官爵訃聞　上特命禮葬權奸陰嗾言官論啓累日　上竟不允只賦一等是年八月葬

于交河尼閭里嗚呼古所謂檢行遜言終始如一休休無他謹乎長者非公之謂乎噫以我　仁廟之盛德天啚　聖壽不及見至治之澤而及至奸臣秉政所以甘心者必先於公家而禍及士流　宗社幾危君子以公家與喪者関於世道消長之機則亦可以見公之平生矣配順天府夫人朴氏昭襄公仲善女先公五十八年卒葬于高陽香洞有一男即賛成也五女長為　章敬王后宗室德豊君峽月山大君子桂林君生女八溪君淨副正金渾宗室高陽副正億孫其四壻也孫曰興仁正郎興義生員興禮監役興智縣監興信

與忠皆郡守庶出曰與孝與悌自賛成禍子孫坐錮廢不復顯後與信死於倭亂與仁之孫廷俊死於逆難　朝廷皆贈官旌閭若使公無平日教尊之善後世子孫寧有此忠義志節耶今從文字間得公之大槩始終則清慎雅飭無慕乎紛華謙恭勵操自然乎天分者公之所以律身也門闌恬靜教率方嚴不以黃金遺而寧將一經教者公之所以正家也以質而不以文知退而不知進悠悠然不見利祿淡淡然不有名位奉公奉法以勤以簡者公之所以立朝也不稿其行以干譽不巧其言以接物者公之所以處世

也禍福在前而言行不改於平昔風霜隨後而志氣不挫於衰世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身具五福全而歸之依然有古君子完人之風采者乃公之晚節然也嗚呼公論之定不待百年　明宗末年　命宥公子孫之名在罪籍者　宣廟初年削乙巳偽勳復贊成職今　上十七年謁　章敬陵問公之後孫今幾在　命官其嗣孫公於是亦可以無餘憾矣公易名之典久而未遑嗣孫休耕將請于　朝要余為狀余辭不獲於是乎撮狀碑中語以錄之其所以裁擇之則有太常氏在焉弘提徐宗伋撰

癸卯孫興仁登甫科與義中司馬公竊自嘆曰吾家既盛門榮又晉豈好以此日益懼時宮禁婚媾又來公門以盛滿辭避以誡家狀

公居官在家不閑細事及為高貴尤務大體垣屋無一新營家僮僕御不盡知名侍賤妾名分至嚴舉案公前不使婢僕亦不以私事干於公見子弟講學之勤則喜形于色怠惰放逸則深憂竊歎者不已故孫興義之學賴以成就焉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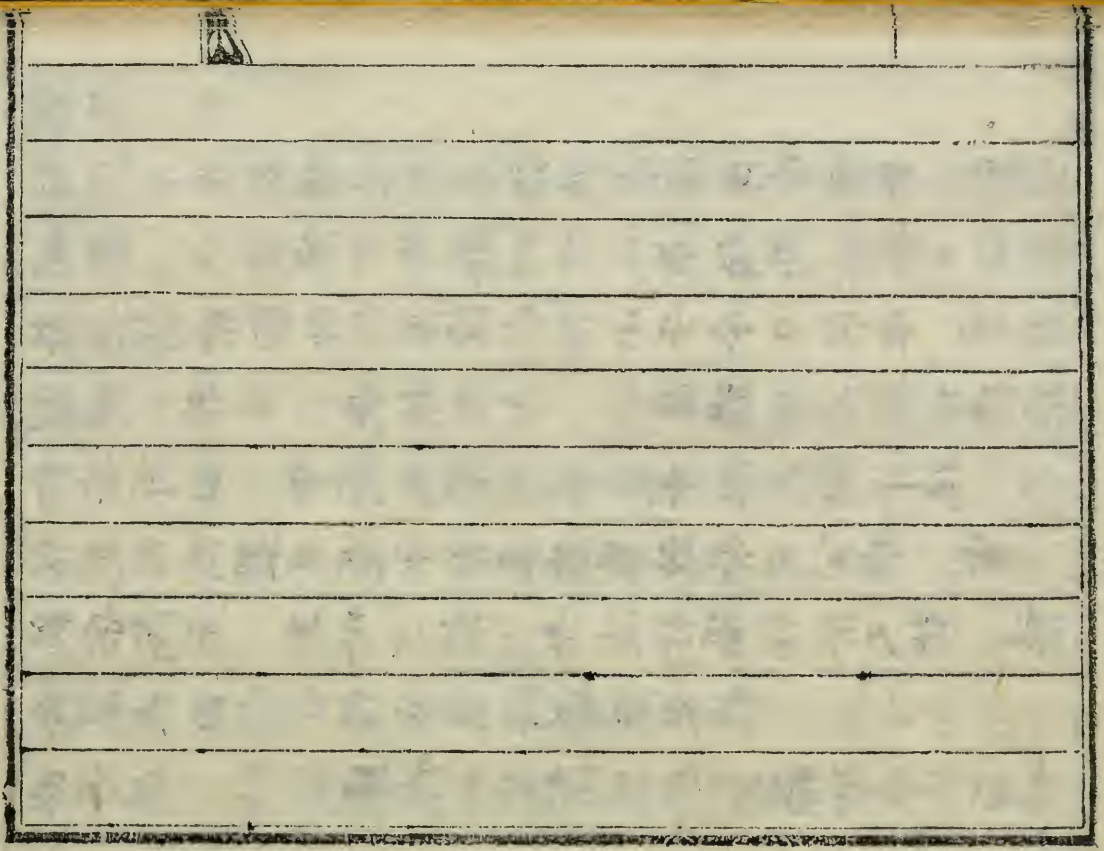
乙巳　仁廟賓天凶徒得肆網打之禍舉家無遺公獨免禍只罷其職歲丁未權凶輩以為不可在弟啓

竄龍仁縣 上仝

尹任誣以謀危宗社被禍而任之父汝弼雖逓爵命給其祿以終身 仁聖王后玉度無玷斯固 明廟之至德也 青野漫輯

正宗丙午二月二十五日 仁宗誕辰 幸禧陵孝陵後遣左承旨李亨元致祭文曰塗莘襲慶崔盧華宗奕世勳貴公則謙恭 章敬膺號寔推恩封志慕原鹿戎受濯龍 聖祖在宥禮遇罙隆何以予之烏几鳩笻噫彼構禍戈戟斯攻一門滄桑巋然惟公地逼身完行善之功跡纔遜荒禮已崇終遺厥孫子兩世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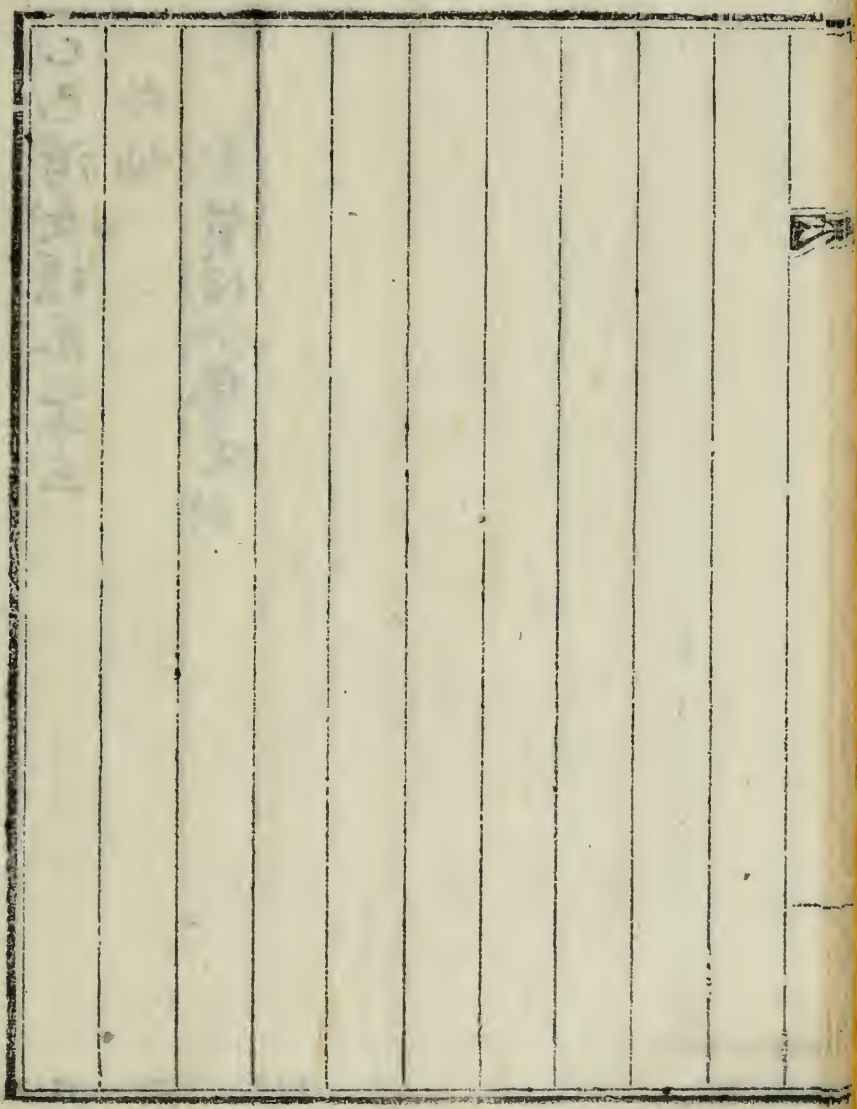
忠予謁 仙寢感懐由中薄窆興盡録孤示衷百世
公議水白雲空伻官侑觶靈㡿來從
純宗戊子 王世子詣 孝陵行攝行祭又詣 禧
陵晨拜後翌日遣承旨李若愚致祭文曰惟 靈
仁宗自出 中廟元舅周莘夏逵配義前後赫〻名
閥譪〻雅操 先朝丙午 二陵灑掃濡露增悽秉
箕興悼家廟致侑恩隆崇報小子今日躬陪 鑾輿
周審 象設俛仰愾歔四十三年猶謁晨如日省舊
録盥手卷舒繼述之道詎敢虗徐伻官陳斝 靈㡿
格且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三

內編八

參贊侯仰韋宋純



宋純

宋純字遜初洪州屬縣新平人官參判庚戌墓啓以締結具壽聃鼓生異議謫舒川李芑罷相後放還戊辰春李浚慶於經筵啓曰宋純 先朝舊臣才器俊秀薦用何如 宣廟特旨除右參贊 幽憤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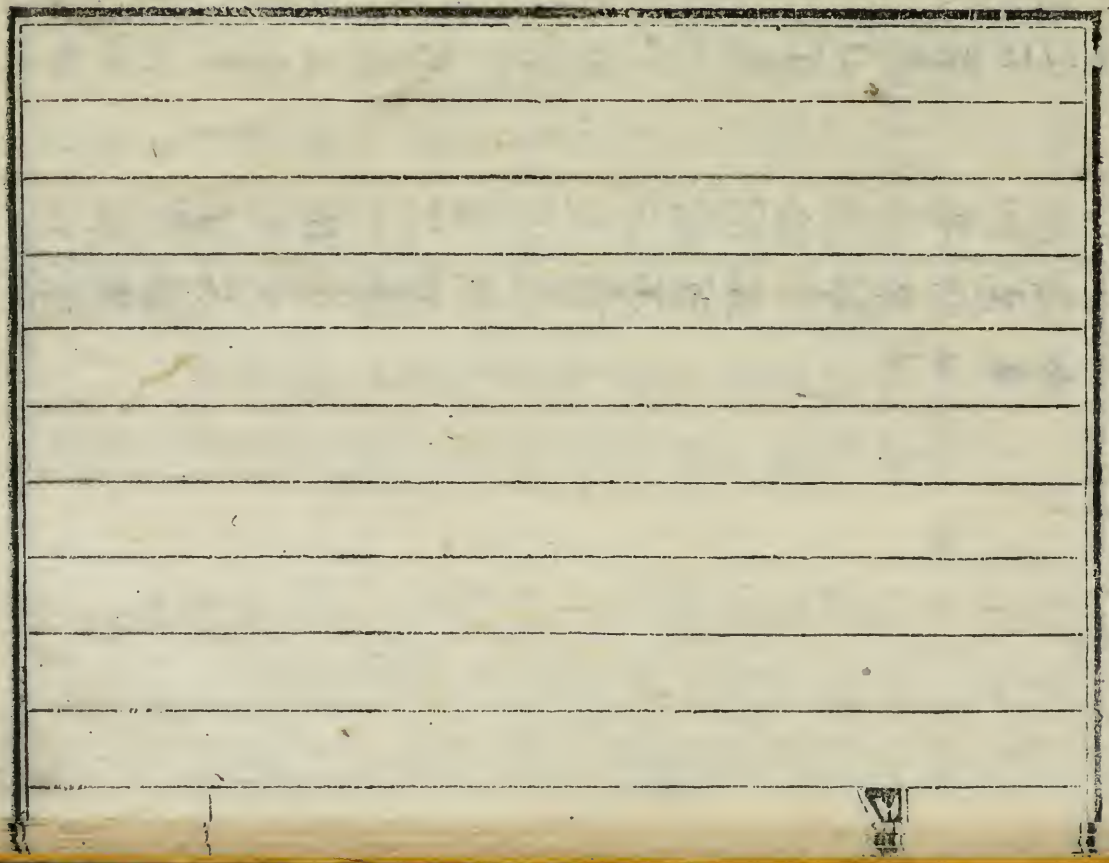
中宗朝登科歷南床翰林選湖堂官至四宰退老潭陽扁其亭曰倪仰詞曰倪有地仰有天亭其中興浩然有三十景詩壽九十二過回榰宴 歸譜

為吏參與許磁協心薦忤於時貴竄于外五年自是常有棄官歸来之志其庶叔每曰外居宰相吾見

出自西小門者未見有從南大門而出者孟仕官于京者至死不出故云洪及其自開城納節而歸也庾叔送之江滸公臨觴語之曰吾今乃得出南大門矣

外方鄉案必擇內外士族者書之外族或妻族自他邑来而未顯者雖達官亦不得書其難有甚於弘文錄史書薦云公潭陽人其外家自南原来而無顯官故公不得參鄉案公方以大憲乞假省墓聞一鄉大會于鄉廳即盛備酒饌數十器舁致鄉廳先使相孚者稟於鄉老曰都憲委設盛饌欲饋一鄉老宿曰卻

之不恭咸曰可受一老曰不可不令主人来與咸曰然使人請之辭不至強而後来環視左右有老儒胄絰訓導者與公同庚而長遂坐其下酒酣語老儒曰都憑既恭此禽不可不書遂取鄉案書其名其機警如是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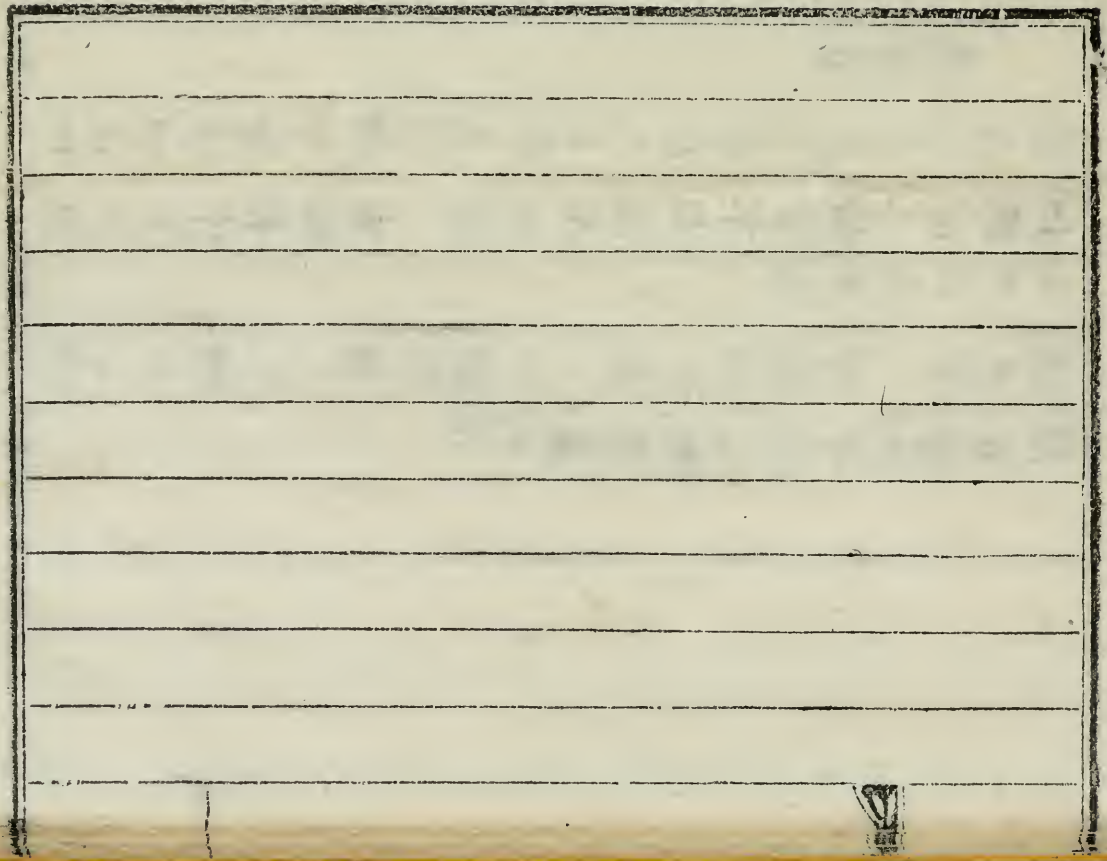


慎居寬

慎居寬字栗而居昌人乙酉文科丙午壻啓以與柳仁淑同入銓曹不無諂附削職　宣祖朝官至户判

幽憤酷寃合録

慎居寬　中廟科官至户判謚恭簡乙巳忤尹元衡被竄歷六年放還歸獨齋歸譜



柳景深

柳景深字太浩文化人登甲辰科為承政院注書又登丙午重試壯元為弘文館修撰丁未為鄭彦慤所告按狀為芝嶺巖基諫請罷其職後叙得拜清顯職官至禮曹按狀兵曹參判卒幽憤録

西厓撰行狀曰公諱景深字太浩世居安東府之豊山縣　代祖伯仕麗季子蘭玉為都梁署令子孫為禮賓卿追封版畵判書子從惠入我　朝為工曹典書典書之子諱洪以門蔭為左軍司正是公高祖也曾祖諱沼為副護軍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祖諱

子温成均進士以文行見重於世　贈通政大夫刑
曹參議考諱公權登文科官至工曹正郎後以公貴
追　贈禮曹參判同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妣英
陽南氏吏曹參判敏生之曾孫進士八俊之女以正
德丙子生公、幼時已顙脫不凡稍長治舉業不勞
而成丁酉生員進士才名藉甚已亥正郎公充書狀
官如京師卒於燕都南夫人素有節行摧殞毀戚以
死自期既三年猶不免喪以諸幼孤屬公拊育語之
曰吾不能忍而不死以待汝輩之壯遂絶食而歿事
聞于　朝旌表門閭公於兄弟序居長既失怙恃弱

弟幼妹滿室公辛勤鞠養以至成立嫁娶不失其時
友愛篤厚人無間言弟景濂娶妻咸陽每来省及還
未嘗不涕泣傷慘情動傍人甲辰釋褐選補承文院
乙巳薦授藝文館檢閱即拜承文院注書是時　朝
廷多事文案讞牘左右填委公應對通敏筆翰如流
旁無滯事時趙公璞安公名世與公迭為史官人稱
之曰乙巳三注書權忠定公橃以鄉曲之故與正郎
公有舊以院相入院每見公必嘆曰柳某有斗矣丙
午重試文臣公對策為第一陞拜工曹佐郎轉司諫
院正言丁未春逋為禮曹正郎由禮曹拜弘文館修

撰先是正郎公之卒於京師也李芑為上使與俱有賻襚之恩嵩自德焉意公必附己欲羅致之累通慇懃公不為謝其或相值亦避不見芑大憾焉時有薛智源者為芑等鷹犬人皆側目公嵩面斥其非智源亦怨之兩憾交搆九月屬瑾諫劾公罷之然猶據摭無所得但曰物議而已時奸臣專國士之不慊於心者始以徵罪中之致法漸深必流竄誅戮乃已人多為公危之公即日以一馬載妻孥南下盡貲家室無還意屏跡園林以書史自娛辛亥夏時論稍解始命收敘為懷仁縣監縣殘敝已甚吏民亦立邑中無數日

之蓄公單騎往赴條理有方招集流散數年之間邑
逐以完民至于今賴焉癸丑移拜惟新縣監惟新本
忠州舊有牧判官分理其事已罷　朝廷以邑多罪
人革為縣但置縣監一人邑廣民悍詞訟之煩甲於
諸州公至之日新舊簿領堆積如阜軍民牒訴者滿
庭公酬酢決遣頃刻而畢日未晏與賓客飲射為樂
一邑盡駭以為古未有也由是政聲日著世之以吏
事自負者聞公之名皆以為不可及也丙辰以師儒
選徵入為成均館直講俄遷戶曹正郎軍器寺僉正
所至官事稱治而下人無欺負之者戊午為校書館

校理從巡邊使金秀文往慶尚道閱邊備是行也秀文獨承廷議挾倭通使一人俱行公莫曉其意一日秀文密告曰近日對馬島使者来言敝島為國家多設兵備捍禦外倭勤亦至矣　朝廷莫知其勞也今欲令軍官帶譯者往視之以驗其虛實公不可曰夷言難信假使有之亦自救不暇安能扞我且　朝廷能制此虜賞罰之命乎罰之則不服賞之則難繼示弱取笑將焉用之必無遣也秀文服其見遂以公言啓寢不遣是年陞通政大夫為鉄城府使未赴為定州牧使時朝議皆欲擢用公為主權者所尼久沉冗

卑識者恨之會定州有築城役人以為惟公可以集事改授定州時元衡堰海澤大置田庄于定州見公有私囑公曰公事方殷力不及也元衡面色赧然公退而告諸朋輩朋輩之愛公者大駭亟令公往謝公笑不應數日臺諫論驟陞遂更赴鍾城未久以檢災不實罷庚申為廣州牧使愛養小民斷制豪右一境肅然期滿且還也或有誤傳公為羅州牧使者羅州有第舍踰制者聞之懼甚即毀其家威令之服人如此癸亥再為定州尋移義州〻舊無甕城公發廩庾之剩大餉役夫築之數月而事完民不知工築之勞

一年陞嘉善為會寧府使即為北道節度使還京為同知中樞府事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魚瀕殿都監提調不動聲色事皆立辦時華使頒新皇帝登極詔將入國衆議迎詔時服色皆曰我國方有大喪不可着吉公獨語禮官曰故事吾所不知然以臆見料之則頒詔天下大慶其可以下國之喪加之乎必以吉服迎詔其接待詔使亦當從權不然恐為華人所笑也衆猶不遽信考杜氏通典與公言略同於是議遂定公之明智達識得於天賦者皆此類也九月如京師賀聖節戊辰為户曹參判無都捴府副捴管庚午

病逋為中樞十月為司憲府大司憲慨然有整頓頹綱之志辛未正月以事逋為中樞二月為兵曹參判三月平安道觀察使缺大臣於經筵進啓曰西方國之門戶且有外虜擇人不可以不慎明日以公為之公舊患脾病至是漸劇以　朝命不可緩輿疾往赴五月疾甚上狀請遞拜中樞府六月二日行到長湍府招賢里民舍而卒臨絶無一語及家事言動神識毫髮不爽矐如也事聞　上命馳賜內棺一部士大夫聞者皆曰國家失人矣喪至城外禮官承命弔祭其年十一月返葬於安東府西天燈山艮坐坤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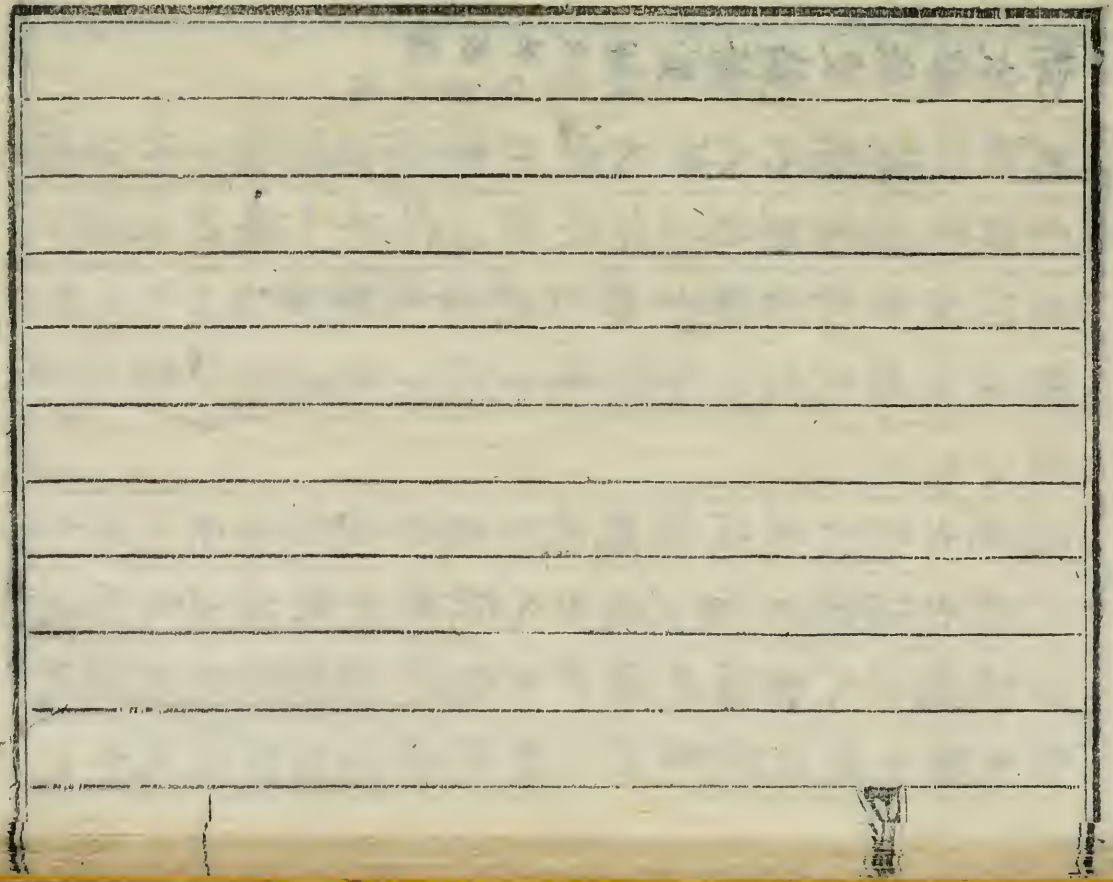
一年陞嘉善為會寧府使即為北道節度使還京為同知中樞府事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奠殯殿都監提調不動聲色事皆立辦時華使頒新皇帝登極詔將入國衆議迎詔時服色皆曰我國方有大喪不可着吉公獨語禮官曰故事吾所不知然以臆見料之則頒詔天下大慶其可以下國之喪加之乎必以吉服迎詔其接待詔使亦當從權不然恐為華人所笑也衆猶不遽信考杜氏通典與公言略同於是議遂定公之明智達識得於天賦者皆此類也九月如京師賀聖節戊辰為户曹參判無都摠府副摠管庚午

病遞為中樞十月為司憲府大司憲慨然有整頓頹綱之志辛未正月以事遞為中樞二月為兵曹參判三月平安道觀察使缺大臣於經筵進啓曰西方國之門户且有外虞擇人不可以不慎明日以公為之公舊患脾病至是漸劇以 朝命不可緩輿疾往赴五月疾甚上狀請遞拜中樞府六月二日行到長湍府招賢里民舍而卒臨絶無一語及家事言動神識毫髮不爽曠如也事聞 上命馳賜内棺一部士大夫聞者皆曰國家失人矣喪至城外禮官承命吊祭其年十一月返葬於安東府西天燈山艮坐坤向之

原先塋之側公娶星州人教授裵寬之女生九女一男長適士人全海次適尹大鳴次適監役梁天遇次適進士張遇早寡次適士人崔礦次適進士李懲次適進士吕大老次適趙塘早寡男成龜早死次適李檥 西厓集

權忠定橃及乙巳之變危言抗疏使注書柳景深書啓柳臨紙輒裁斷言辭之過當處橃舉聲叱之柳徐言曰弟誤書畢覽之不須徑怒書畢一讀啓辭適中又無斧鑿痕乃入啓天威方震逐遠竄時人始服權之忠節而奇景深之敏達 野史之流

請文昭殿更鑄祭器 見文昭殿議



朴承任

朴承任字重甫號嘯皐羅州人　中宗庚子登科歷南床翰林吏郎遷湖堂丁未忤陳復昌以禮正罷職尋補玄風縣監　宣祖朝官至大司諫幽憤錄號譜愚伏撰墓碣曰經世少從故教官田公受漢書授讀餘閒吃〻說故大諫嘯皐公事不厭其言曰外舅為人沉靜恬曠於物無所好獨好書如嗜慾晷刻不去手凡買書或得宣賜輒研朱點句一〻勘過雖如儀禮綱目朱子大全語類等書卷袠浩穰而率不過數旬而卒業焉田公素不為苟言者余聞而歆艷之重歎

先輩用力之精勤非後學之所及也後與故學諭金君天英論易學啓蒙當朞章見其讀難書甚易而布筭乘除手口相應無不如法扣其来歷則曰嘗得之於庸齋先生先生之於此蓋所謂精通而妙悟者也於是益知公所以劬精於簡編者不專於詞章記覽而以未及入門為平生不幸也迺者公之嗣子都事君以書及金君中清狀来屬余為墓銘嗚呼此豈余之所及耶然而終不敢固辭者不徒以見屬之甚勤蓋欲以自償其平日慕用之心也謹按公姓朴氏諱承任字重甫其先羅州人高麗右文館直提學尚衷

之後本朝佐命功臣左議政平度公訔之六世孫也
曾祖諱秉鈞司醞署令　贈左通禮祖諱磬副司直
贈左承旨考諱珩成均進士　贈吏曹叅判妣禮安
金氏　贈貞夫人皆以公貴也公生而秀異幼稚時
受史畧問曰武王既為天下伐暴則何不擇商宗室
賢如微子者立之而乃自取耶叅判公大奇之未成
童詞藻已渙發欲赴鄉解叅判公慮太驟不許公作
駢儷文五十餘句述其懷見者皆驚嘆自是聲譽蔚
然屢冠解圍年二十四陞上庠取巍科選補承文院
數年間遷藝文館承政院弘文館凡叅下望職無不

歷敭至以正字賜暇湖堂則又世之所罕也嘉靖乙巳仁廟以聖德出震玉堂上劄萬餘言極論出治之本正始之道更化改紀之務公所草也陞修撰尋遷吏書佐郎同僚欲引進匪人于銓地公以為不可則遷公正言而以其人代之先是陳復昌以公有重名欲籠絡之要請甚勤公終不見至是復昌為持平勢焰熏灼公欲劾之同席愕眙不從翌日呈覲南歸尋逮職復昌嗾李芑將搆置重律李元祿力解之止罷公禮書正郎戊申丁內艱明年荐外憂服除丶玄風驛監歲饑而疫民多札瘥監司以公有愛物心委

以諸邑賑恤事出入僵殍中盡心拯濟所全活甚衆
丁巳由直講遷司藝時尹元衡方顓柄公棲遲散秩
杜門讀書絶不為所濡染明年出為豐基郡郡甚刓
弊倉實空虛或勸公宜申使臺徵欠於前承公義不
可為之薄自奉縮浮費以充之遂焚其逋券秩滿授
校勘不就尋拜軍資正轉判校乙丑陞兵曹參議丙
寅遷同副承旨居半載遞俄拜晉州牧清淨為治不
煩箠楚而豪猾畏戢隆慶己巳賀至于京師故事使
臣於禮部有見堂禮於鴻臚則無之穆宗初始以文
官為鴻臚卿以重其任則禮應相見而使臣只依舊

例鴻臚怨貶使臣班令序於儒道雜流之下使臣俛
首就列不辨而還公至則呈文禮部往復論辨遂得
立班如初後　上見中朝通報有朝鮮使臣失禮序
班越祿等語　命廉問于前後譯官則皆以為事在
後行而公終不自明　上考據歲月逐罪前使一行
人皆大　先王之明而服公之雅量辛未觀察黃海
道壬申入為左承旨萬曆癸酉轉都承旨甲戌出尹
慶州府：有集慶殿奉安　太祖影人無大小欲見
輒開公謂不宜若此褻乃令奉審外毋得擅開新羅
廢苑甚廣可種栗數十斛蕪蔬其中以供官用瓜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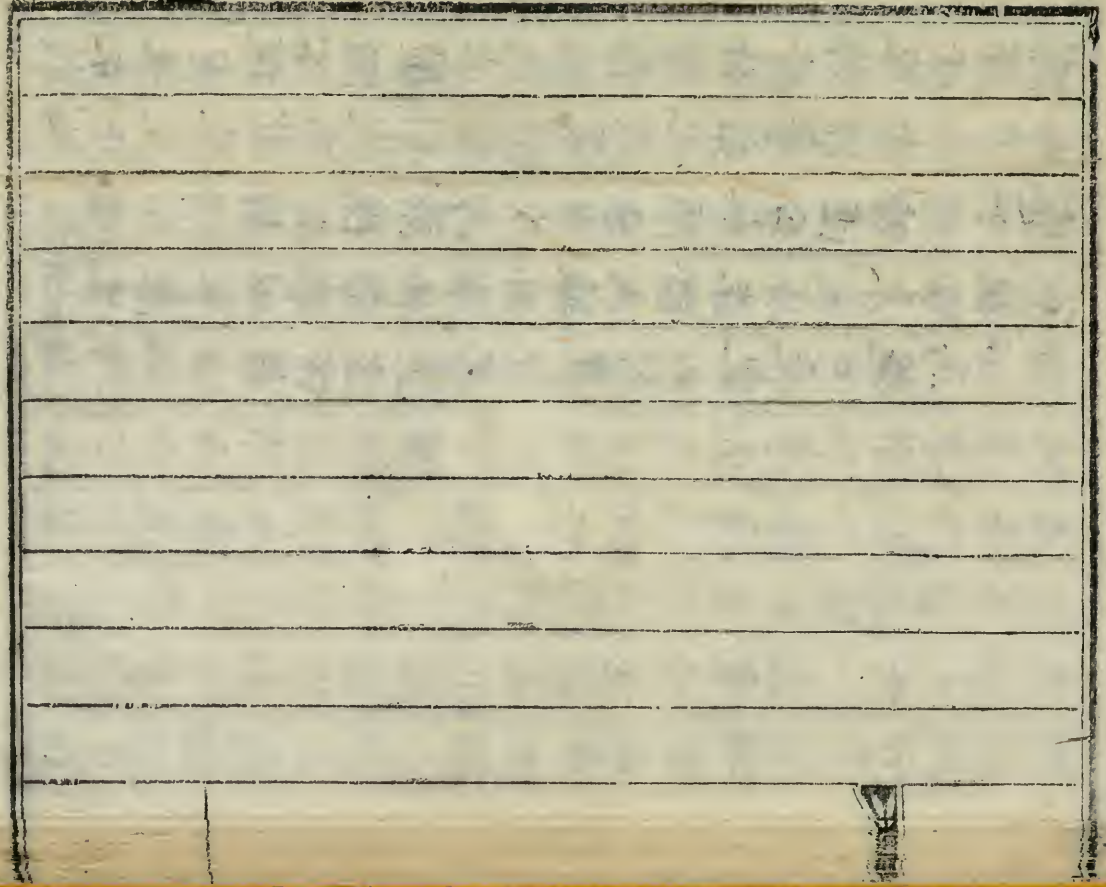
狼戾而役民不貲公損其地什九以為屯田民甚便之丙子復拜都承旨丁丑授江華府以事逮尋拜驪州牧創置書院立廟祀慕齋金公民有厚儲而薄毋者公鄉致而警曉之其人頓賴服罪自是事毋譁以孝聞辛巳陞春川府明年謝病歸癸未自工曹參議拜大司諫是時朝論分門各為擠援公坐言事忤旨左遷為昌原府使未滿瓜許令解歸皆特命也明年丙戌年七十以病卒于家葬于居柒川郡東林立村震向之原乃公外祖考金公萬鎰之兆次也後鄉人慕其德立祠于社而俎豆之公風儀俊偉宇量恢弘

凝重寡言喜怒不形非疾病則未嘗有惰容人與之處久而不見涯涘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力於論語及朱子書有疑輒記反復紬繹必求通透嘗以質於退溪李先生多印可焉李先生所編啓蒙傳疑裒粹衆數諸家微牾雖曉而能一一研究各極其趣至於星緯筭數等事亦無不理會而精熟蓋其不局於一藝如此性好澹泊衣食取足溫飽所居環堵蕭然在都下僦人屋以處夷然不以為意平生不喜交遊不輕議論雖仕宦時公退輒歸一輒閉户阮潛子弟或問以時事則曰非汝輩所當與後進請業則雖頽蒙

皆為之傾倒提誨為文章不為劇鉥下筆滔〻如不
經意而精健典實自然人不能及亦未嘗以是自多
少時為遠接從事所過亭館不為題咏時或發於酬
和而禁不懸板不欲衒其能也中年以後益不喜賦
詩曰令人浮薄不可留意也所著有孔門心法類聚
綱目心法等書未脫稿只有文集四卷行于世公配
貞夫人醴泉權氏執義五紀之女孝順儉勤甚得婦
道哭母哀毀成疾年五十三而逝葬于他所公歿移
祔焉男長曰漁夭次曰濂義禁府都事曰澡進士曰
溉側室出也女長適　贈判決事李復元季適田克

禮即說公事不厭者都事有男二檜茂禁府都事椄
茂進士女一適察訪金幾善進士有男樟茂女適主
簿李慶胤判決有男曰逢同知中樞府事曰遵適皆
忝奉曰迥曰建僉正女三長適　贈都承旨高從厚
次適李根坤季適金克銓教官有男見龍夭女二長
適士人洪處約季適宣傳官金起先內外曾玄孫又
一百四十餘人銘曰大雅云逝文弊而工不蓄其有
纂組為功剽竊見聞詞不已出或奇而晦或華而薄
惟公積學日大以肆上窮灝靈旁搜百氏發為文章
渾厚而光譬彼河江源遠流長有大於此文藝其末

孝悌于家辭修行潔覃思大原靡賾不探有來求我
如車指南俾專皐比或掌絲綸必煥王猷施及于人
蹇于明時匪公無祿來者有考請視斯刻 愚伏集
宣祖癸未大憲李壓大諫朴承任等啓以太學生 疏救
栗谷人 為讒口交亂以朴謹元為盡言不諱 栗谷年譜



朴民獻

朴民獻字希正密陽人丙午文科孝行特授叅上職修撰庚戌李芑啓罷後官至右尹 燃藜述

號瑟僩齋又號正菴一云咸陽人花潭先生門人正德丙子生 明宗丙午登科以孝行薦超授六品賜暇湖堂歷兩司玉堂將薦為北兵使江原全羅咸鏡三道觀察使 宣祖丙戌卒壽七十一 名臣錄 騄譜合錄

公幼有孝行政府啓之擢為叅奉不就善屬文士子求與同接競坐其近處者殆一場之半丙午春榜初試賦題潮汐詩題金聲玉振士子閣筆只待公出草

公托以霍亂心中暗搆日將沒始走筆詩賦俱成居
魁東堂與廉惟善為同接表題請汰原從功臣廉不
製而出公以安劉必勃屬對又居魁自後清議以不
正目之寄齋雜記

柳堪

柳堪字克任全州人庚子文科為吏曹正郎已酉二月臺諫啓以不肯私卹武定寶鑑橫發異議動搖人心流慶興幽憤錄

一松沈公撰碑銘曰昔在戊辰夏余以諸生侍穌齋盧先生坐有舍人柳公來訪穌齋必竟夕乃去魁儀表寡言笑望之知其為鉅人長德明年聞下世深悼其窮躓之久而顯揚之短也後三十七年其季子麻田郡守永起氏推仏葛世分且以余為其仲兄叅判公之同榜來徵先公碣陰之記甚懇余不敢以不文

辭謹按全州柳氏衣冠大姓諱末孫黼執義諱季彰
僉知中樞諱軒司諫院大司諫諱世龜宗親府典籤
寔公四代也公聘府尹許礦之門陽川望族也以正
德甲戌生公公胚胎前光幼有美質孝友之行得於
天性餘力學文不煩提撕喜讀經傳勤劬異常日開
月益卓然早成嘉靖丁酉中司馬兩試登庚子大比
科人多期以公輔癸卯選入翰苑俄移堂后甲辰累
轉義盈庫主簿禮曹佐郎乙巳輸城之命蓋以驛路
凋甚非公不可也是秋因事見罷冬復敘成均典籍
兵曹佐郎丙午以戶曹正郎掾工曹丁未春又自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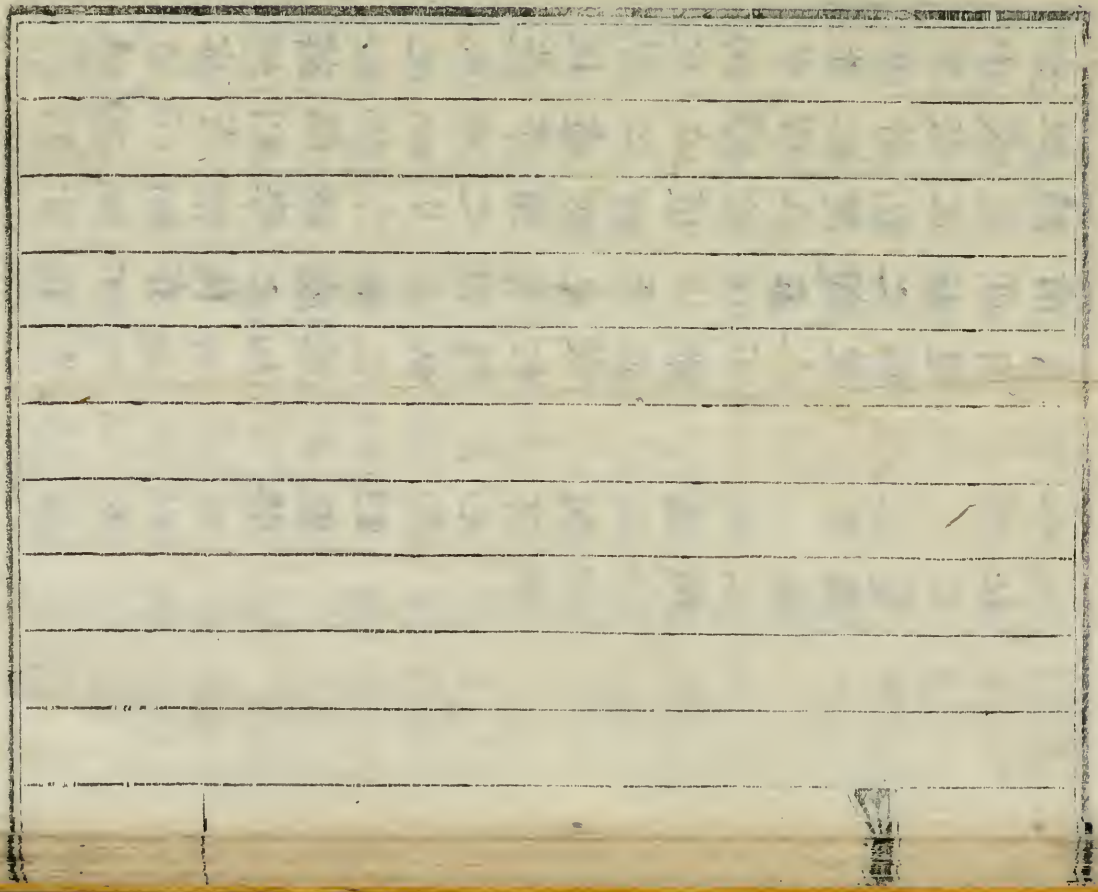
曹拜司憲府持平旋遞旋復其冬選玉堂為修撰戊申春陞校理即授吏曹正郎官益顯而跡益孤已無榮進之念且其耳秉風憲也尹元衡慈殿肺腑之親朋凶黨惡唱起邪議至斥仁宗大王為未逾年之君不欲禮祔太廟言官亦未嘗不封駁而為虐燄所掣未幾停止公適以親癠在告既出仕則抗直爭辨棘棘不阿終致儒臣協力事歸於正當路之猜恨固已久矣是時方印武定寶鑑曹吏請公印看公答以力所未遑按堪言曹中紙地不敷何必人人印之不語洩僚負因之激成駭機誣以營救逆黨杖配慶興即已酉春也處患

難十七稔絕塞窮邊人所不耐超然自在若將終身讀書觀理之外絕無他嗜乃至手書周易禮記置諸案上朝夕觀覽時復觴詠自娛陶寫性靈可謂無入而不自得矣常閔北俗愚魯不習文字爲之諄諄勸學誘掖成就登科第而破天荒者自此而始非罪擯棄式穀遠士亦或有使之然者耶歲乙丑元衡削黜而死國是稍定公首蒙恩放自丁卯復叙至戊辰司藝司成掌令掌樂正司僕正乃其所歷也而以戊辰舊薦荐拜檢詳舍人去來司僕中書凡再三乃以己巳後六月十八日病卒于寢得年僅五十有六葵于

松山里庚坐甲向之原從先兆也公諱堪字克任稟性嚴毅外坦內礭立心處事不以禍福利害而有所撓奪正色獨立於權奸當國之日言論擧措動輒矛盾罔極之譖在所必至尤可惜者起廢之後亦不得享有遐福使人不能無疑於倚伏之際抑何故歟男長曰永健水原府使永立文科參判銘曰天賦以善人與之塞塞而後通又何其厄定則能勝可以取必

缺

祉之繄綿綿瓜瓞 幽憤錄



李元禄

李元禄字迁瑞德水人辛丑文科為吏曹正郎以李芑猶子不附於芑己酉臺啓流江界幽憤錄

己酉二月竄吏曹正郎柳堪於慶興兵曹正郎李元禄於江界燃藜述

時芑元衡等自以為有定社功歷叙前後推案及啓辭名曰乙巳定難記浩溟記聞曰武定寶鑑令中書局印頒中外吏曹郎官欲印私件柳堪言曹中紙地不敷何必人人印之佐郎韓智源語芑曰堪以此書為不足觀也又芑之侄元禄憂芑戕害士類窃言觀叔父所為

異日恐有家禍此言洩於人兩司劾堪元祿請竄啓辭曰元祿於前日逆類加罪之時有不平色又指芑當有赤族之禍云云　慈殿教曰觀堪元祿所言則其懷異心明矣拿囚決杖一百極邊安置東閣雜記

浩溪記聞

李元祿容齋荇之子辛丑文科流江界丁卯放還初李彦迪作沙伐國傳按沙伐國傳晦齋識金光準而作詳見光準傳挾置易傳中借元祿後問冊中有書無乃浪傳乎答曰只可愛玩豈敢如是後元祿自謫所還獎用之際忽有飛語赴謫時將此傳發告欲免禍坐是蹭蹬僅為階梯

芑將陷退溪揚臂大言于同僚事將不測元祿以正言在兩司會坐乃言曰何如是歟不可不暴白李滉之非辜即往芑家涕泣極諫芑業已啓李天啓等五人削職至是更啓還給李滉職 朝野僉載

鄭礦順朋之子而泣諫其父元祿李芑之侄而泣諫其叔林億齡百齡之兄而贈訓誡之詩至親之人其憤如此則他人可知矣卒之鄭礦憂懣而死其妻亦羼死於窮村元祿見怒於其叔杖竄遐裔億齡不寧於其弟棄官南歸父子兄弟之間倫理滅矣而況他

人乎幽憤錄

鄭礪

鄭礪字士潔號北窓正德丙寅生嘉靖丁酉司馬以薦除掌樂主簿出為抱川縣監已酉卒年四十四名臣錄

乙巳搆禍之時鄭礪諫其父其弟礩曰父與妻叔柳公仁淑孰重礪猶諫不已而泣曰父親有過而不諫從而遂其非曾是以為孝乎礩持椎立門外待其出將擊之礪知其謀從後門出來因愀然不樂人怪而問其故曰時事不好後會難期居數日稽作乙巳錄

余讀鄭北窓詩集而悲之其悲之何悲北窓之大孝

上有頑父下有忌弟不能蒸蒸又不格姦如虞舜而托於清狂而逃也其父順朋以巳卯士類反與芑元衡血士類於　仁廟殯殿之下先貞後黷不足言也方順朋之往忠順堂也有趦趄之意礪問曰大人何不速決嶽事順朋答曰今日之事我不後芑元衡而我冠帶而立則汝兄必涕泣攀冠帶而諫者數矣此不忍拒也礪乃曰大人何不用石碏之道其必欲殺兄之心豈在傲象之下然終使順朋免添一惡殺子則北窓之佯狂有以致也此箕子佯狂之義同一道也今觀諸賢序跋其集之文皆以安期羨門之道歸

北窓神仙之術豈北牕所欲哉唯谿谷禰逸民中權則近之矣 龍洲集

鄭礪順朋之子也嘗隨其父朝京師當其父上疏之時力諫不聽因以大忤不見容多在果川清溪山楊州掛蘿里其山居也能知山下所為之事曰某家方為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出於禪家陳摶之類也 東閣雜記

公天稟甚清高聰明過人凡書一二覽皆暗誦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曆算音律諸術無不通解亦能自解華語與老譯無異至如仙方佛經亦皆通曉禪學捷

經方外進火工夫無不歷試左可貴者所知既博而專以聖學為立身之本不由工程自到高明常曰聖人之學以人倫為重故不言其要妙處仙佛則專以收心見性為本故上達處多而下學處專闕此三教之所以異而仙佛則大同小異云一日試為佛家心通之工夫在龍仁山寺數日山下百里內閭巷間所為飲食起居言語皆若親見之後乃試驗皆非虛妄而此不可以語他人云乙巳之初力諫其父幾於回感而一齊衆楚竟未遂志及到極處啜大翁亦因誠感大悔令公執筆上伸救之章已無及矣章則其時

即下政院其無狀之弟構陷於極地避亂潛藏人不知去處者數年乃出此他人或未盡知之也熱困昏忘不能悉記 國朝典謨

鄭北窓於文藝卜筮天文醫技音樂箕數無不精通當其父順朋謀殺士林圖錄僞勳時涕泣苦諫順朋怒不聽乃曰此事過三十年必敗至萬曆丁丑削其勳爵自乙巳至是三十三年矣 芝峯類說

常使奴子劑藥清早未起煎服之乃始言語已百病卒年四十四吁礦雖誠孝聖非大舜則豈能使頑父不格姦耶礦之賢不幸而出於順朋之家也 國朝事記

鄭礦臨終作詩曰一日讀盡萬卷書一日飲罷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生來不到口顏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書畢而逝時年四十餘芝峯類說

北窓先生鄭礦解音律以繩繫酒壺以兩銅著插其一于壺中持其一擊壺作雅曲無不中五音六律其父順朋為江原監司遊金剛山至磨訶衍庵礦從之順朋謂礦曰人言汝善嘯我未曾聞到此境可作一曲礦對曰今日邑人多候于此請明日登毗盧峯上吹之翌日礦冒雨早往僧止之曰今日雨不可登毗

盧曰向晚當晴遂杖藜而往日晚果晴順朋隨之聞山谷之間有笛聲甚高巖谷皆震僧驚曰山深境絶有何笛聲清壯必神仙也順朋默識之至則果礦之嘯也非笛也雖孫登阮籍蘇門之嘯不能過也礦處山寺重扉以圍之廢寇櫛不窺戶終日靜默危坐時有居僧來問之礦曰今日家奴持酒壺來矣俄而驚曰惜哉今日不得飲矣既而奴自家而至曰今日負酒壺而來至嶺外跌於巖甁破矣於于野談

先生冲虛高明有上智之資儒道釋三教無不貫通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漢語皆不學而能數

如康節醫如俞扁非獨修煉玩心探理又善談論潛谷舊録

訓子孫篇一以聖人為師其循學之要戒飭之方無一不躡君子之軌跡者然後吾益慕其心而悲其跡嗟呼世乖心違以為世既莫我知也慷道遯世試於外物者然耶吾謂身中清廢中權古之所謂逸民者非耶眉叟記言

世既莫我知自隱無名以苟存為恥烏可與砥行立名之士比並哉作北窓列傳眉叟記言

北窓先生者鄭姓名磏字士潔北窓別號也其先百

濟之湯井縣人前代多顯者我　睿宗　成宗聞有校理忠基獻納鐸連二世得顯仕鐸生順朋事　中宗　仁宗　明宗最貴用生先生母　太宗長王子讓寧大君禔之曾孫也　中宗元年三月甲申先生生自為兒時能攝心通神近而閭里居室之微遠而四夷八蠻之外風氣之殊狗嚳鴃舌知之如神如方技百家之術亦皆不言而喻十四觀中國有琉球人望異氣至者見先生再拜曰僕嘗占命曰至某年月日入中國當有眞人遇之子眞是耶因請學於是諸蠻夷人至者聞之皆爭來見之先生能為四夷語應

之莫不大驚異之號曰天人有客問命館人有傭任負薪者前熟視之若有言者先生曰若且有言乎曰然與之語能通陰陽運化傀異之法術者先生曰若奚為傭任曰不如此吾固已死矣自言蜀人至某年當適某先生既神通萬類入於無窮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其此之謂歟先生性喜酒能飲數斗而不醉嘗言聖人重人倫釋老言修心見性而遺人事之學者也釋老蓋大同而小異常歎之曰言不見信行不見知放歌自戲託娛遊方之外而未嘗自異於衆人其與人居無一不出於孔子之術者蓋其悟類禪

其跡類老子其教人一以聖人為宗云余嘗求考其
事十九選國子試更不復求舉卜居楊州之掛蘿里
中宗世為掌樂院主簿觀象監惠民署教授後為抱
川縣監忽棄官歸深居絕跡守默十年而沒當　明
宗四年年四十三先生無師亦無弟子云楊州砂井
山有北窓先生塚上同
北窓先生之弟碏字君卿別號古玉少北窓二十七
歲好清淨入金剛山得修鍊之道中年妻死不更娶
斷欲三十六年以壽終能通風鑑之術多奇驗善草
隸喜吟詩名於世世傳先生白日無影吾聞丙吉云

至人無影先生其至人者耶或曰先生生而能言上古有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者然耶何其異耶如古王者亦可謂高世拔俗之疇也上同

林億齡

林億齡字大椿號石川善山人　中宗二十年乙酉登第官至觀察使　明宗乙巳禍後棄官不仕名臣錄

林石川億齡卓犖不羈登第後不喜仕宦屢為清顯不肯來以故多棲遲外官其季百齡叅乙巳功臣勢傾一時石川時在京為承旨亟棄去百齡苦留不聽及渡漢江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不起波遂終不至士論韙之百齡死後晚年來京求為江原監司遍踏海山篇章淋漓至今暉曜林泉政化亦清寧未幾拂衣識小錄

先是百齡欲害柳灌等以其謀告之要與同事億齡
強止不聽遂棄官還鄉海東野言別集
公學識有方處心剛直英氣發越文辭雄放遇事敏
捷平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其弟百齡陰結權姦倡禍
士林公貽訓戒詩至切憤百齡不從棄官南歸有詩
曰竹老遠迎削松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窮谷白頭
翁至今膾炙人口潛谷舊錄
渡錦江時題詩船上曰有客携妻子遥遥指海南黃
昏來古渡碧水染新藍櫟櫟柳飛絮蕭蕭風滿衫平
生驚世句性癖至今耽世居善山後寓居海南文章

行誼迥出流俗 上同

石川詩尚氣不曲循規矩故放大筆作五絶窮紙之多小往往有踈處其詩有曰天垂大野蒼蒼大鳥度虛窓點點明又咏張汝弼草書帖曰此老胷中百惟蟠雄如壯士挽黃閒晴虹貫月一堂畫政好林翁中夜看其九井峯詩曰人言九井上蓮葉大如盤秋來生遠興青壁月中攀其尚氣可知 清江鎖語

公過桑仁投香亭題詩曰元亮新埋地孤雲舊上天空餘池水在白露滴秋蓮元亮申潛字也 掛一録

曺植贈詩曰今有石川子其人古遺節芙蓉信聳豪

何言大小別昔年邀我乎山海之蝸穴看來豆子熟琬琰東西列石川千木奴破甘香滿舌雖飢可食言人益洪爐雪尚君明逸戒有懸非鮮紲其相與如此

幽憤錄

閔齊仁

閔齊仁字希仲歸立巖漁隱露五世孫　中宗朝登科歷三司吏郎選湖堂官止二相以墓官聞有密旨將論啓乙巳諸賢休庵斥以傳令軍卒公見其啓亦嘆其鯁直　歸譜

乙巳八月元衡受　文定密旨通于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二十一日辛亥兩司會于中學齊仁先準曰今之二三大臣為　慈殿所疑有密旨降于宰相某家又有匿名書流言未已宮壺恟懼若不先發其端從輕善處則深恐事出他道貽禍國家雖

知彼此之曖昧揆以時事不容悠〻而已座中皆曰此乃奸人構禍之事而我為其所使以開端是正落其術中決不可為也齊仁等懇乞終日竟不從燃藜述

善類誅殺之後自知為清論不與常不安於心正言金鸞祥家在一洞齊仁一日赴仕歷入鸞祥家投刺俄有一小婢持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內齊仁大慙恚即命還家嘆曰我為人所挽不忍一朝之死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尚誰咎哉嘗自憤恨對人嘆曰當初只欲黜任而已豈知轉輾至此乎錄勳論賞豈不愧乎語淺削勳奪爵幽憤錄

尹潔之方受杖也諸推官畏復昌皆厲聲考察閔齋仁獨蹙頞而面之曰玉已碎矣復昌聞之論劾奪職

因削勳録 長貞胡撰

戊申執政尹仁鏡等啓齋仁以仁柔之言愛惜罪人又以安名世所書史記不可改竟至削勳齋仁晚年自悔作詩曰既被當時誤應逢後世譏 幽憤録

尤庵撰神道碑銘并序曰嘉靖乙巳士禍閔公齋仁不能力爭以抹論者以是病之後百二十有餘年其耳孫鼎重大受以家狀一通来言曰吾祖有可恕可雪者其可徵不誣如此遂取攷其狀則有史草有野

史草則其一乃安公名世作也安公以直筆被極刑以死則信乎其言之可信也蓋我　中廟之世有所謂己卯禍者靜庵趙先生光祖為之首其後歷仁宗　明宗即位而士類殲焉則所謂己巳禍者也時　明廟幼沖　文定垂簾　山黨既盡殺名流名其刑書曰武定寶鑑少遠者家立碎　公時其母夫人尚在心痛其冤而不敢直言以爭然傷慟之意屢發於言　山黨恚恨故公遂譴逐以終按史　文定以密旨諭兩司使除去　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林百齡許磁分屬基諫則執義宋希奎献納白仁

傑等自劾而曰尹任等雖有可論者此非其時齋仁等亦引避曰希奎等所論切直院相李彦迪并請出仕是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也二十二日百齡磁等詣闕上急變　文定與　上出御忠順堂李芑等請論尹任等罪諸臣同辭救解只命竄任罷仁淑遠灌二十三日仁傑　啓曰事雖微細猶當光明正大今內降密旨大失事體閔齊仁金光準將論啓尹任臣以為此事出於　密旨不正甚矣齊仁亦以為然遂不論此則可矣而　密旨初下奔走於宰相之門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　上慰勞之心而臺諫之

體則掃如矣是日加任等罪有差二十四日逮罷兩
司下仁傑于理二十八日鄭順朋復疏論任等罪洪
彥弼尹仁鏡權橃李彥迪閔齊仁安名世等十五人
入對簾中以順朋疏示之令議罪彥迪涕泣請貸諸
臣亦皆以好生為言及百齡陽救陰激遂 賜三臣
死仍致之族初白公来見公曰此事不可不爭公曰
正吾意也但以老母在耳及見白公啓箚曰誠確論
也終不以斥己介意安公名世史草曰是 敎之下
李彥迪閔齊仁等顏色慘然餘皆喧笑或有得色者
又曰知經筵閔齊仁啓曰近来災變甚多宜難之後

人心無不危懼士氣亦皆摧折人心和平然後災變消士氣培養然後氣節興矣尹任等雖不得不用法而人心危懼有如萬物畏雷霆之威閭閻儒生至曰讀書何用人心如此〻乃傷和致災之道也人雖有罪必須寬恕人情莫不欲壽然享壽之道亦以仁厚忠信為本則自有荐臻之慶矣又曰豈必罪人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定　經席之上發此言者惟齊仁一人而已此安公特筆也安公既死凶黨議改其史草公又力言其不可於是群凶駭怒共謀擠陷又史戊申六月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右贊成

沈連源左參贊任權右參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崔演禮曹判書李薇工曹判書宋世珩等會賓廳密啓曰亂逆天地所不容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霽仁自誅逆之後每為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孼第以勳臣之故只禁折而已至今執迷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災變不止且以安名世史草為不可改士林之趨慕者皆以此為是人心士習日趨於不正此為根柢所關非輕請罷職 文定同上即賜對簾中曰所啓甚駭方今 主上幼冲國事孥時朝廷豈料為國勳臣者及為邪議哉 中宗

治尚寬仁而公歎相仍豈罪逆之致乎安名世褒揚逆賊而謂其史不可改尤不可知也此人常於經席惓惓以仁政為言豈料其意之有在歟仁鏡曰曩者逆謀始於　主上潛邸之時終發於即位之初齊仁性本執拗謂其立罪過重臣等恐因此而人心將誤故共議以啓其罪則不止於罷矣憲曰趙先祖誤其一世及其見敗猶以為是齊仁常慕已卯之事故見重於士林每發一言人輒誇張齊仁喜其誇張不知自止至曰念及時事仰屋長歎且聞有鍾樓掛榜多有不可道之言　簫中曰掛榜事不勝駭愕我不敢知

主上當立乎逆賊不當罪乎位高勳臣其所以長嘆者何意連源曰齊仁自是已見立論多誤匹夫異議人猶惑之況位高之人乎元衡曰齊仁性本慈詳凡於罪人每欲從輕故儕輩指為慈悲僧大臣亦嘗戒責尚且執迷矣演曰其勸行仁政若泛論君德則可矣若施諸亂逆則非也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矣世珩曰黨逆之罪甚於逆賊齊仁自以博覽多識人莫我如故所論如是矣是日入侍者必欲加以重律而黨中只命罷職於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執義李鐸司諫沈逢源掌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

俊敵納李致正言閔箎沈守慶等合啓曰乙巳逆狀
昭著無疑而前左贊成閔齊仁每於論罪之時多發
伸救之議至以災變皆由於此且以名世護逆之筆
為不可改公然發議眩惑人聽遂削勳遠竄史所記
既如此而又斷曰齊仁為士林所推皆望入相至是
被罪人皆惜之野史曰齊仁以伸救士類謫公州衣
食不能自給許磁聞之除其弟齊英唐津縣監奸黨
使陳復昌李無疆等劾磁云公在謫所日以泉石嘯
咏為樂登臯臨流隨意成趣若將終身然其愛君憂
時之心亦未嘗一日忘也嘗作歌遣懷其大意託於

瀟湘之竹擬作倚天之篴盡掃蔽日浮雲云甫已罥
七月十日公年五十七卒于謫所初葬懷德三改洞
後改葬楊州平邱驛西北鳴牛里孟公於禍初不能
正言抗論以救士類其剛直之氣少遜於白公而其
悲傷惻怛之心頗乎其至矣故其救解之言如石壓
而笋出逐為凶黨所怒其為白公所駁者亦以毋夫
人在故其事不能遂如其心苟傳秘閣以重得禍貽
親憂不敢忤秦檜然其心可恕故朱夫子狀其行而
直以為不幸況公則卒乃為凶黨所斥而至以宗仵
趙靜庵為案豈所謂照寧奸黨日錄之悖是自然不

易之公論耶若使函熏仇公不甚俾保其秩禄則公之自白雖用十駟之力無益於俗不信祗取辱矣豈公直心與善故天誘函徒之衷使公坐洗其纇耶在漢徒受甫節之毒而不與李杜之流在宋深慕元祐之賢而終受元豊之汚者無其理也世徒見公一被白公之斥而不復舒究其始終欲以一事蓋一人孰知朱夫子用春秋寘猛之中以論傅公之義哉噫可與權者然後可以知此也公既没二十年為 宣祖大王之元年也李文成珥諸賢力主公議盡洗幽究削去武定之勳遂追復舊官觀屈伸公者而可以知

公矣其族姓書曰閔氏系出黃驪有稱道仕高縣為
尚衣奉御自是聞人達官前後相望遂為東方大姓
至高祖審言舉賢良　光廟受禪以判書徵不就年
九十餘終于童城曾祖冲源以遺逸擢拜執義祖諦
粹吏曹正郎有能詩聲考諦龜孫典籍以端潔稱兩
世遊佔畢寒暄門有師友淵源姚彦陽金氏公謄力
絕人善歌詠魚通射御幼時作文大為先輩所賞公
亦自喜刻意勤苦必期於極致華人嘗見其詞賦曰
古騷之流也公性和厚溫謹雖婢僕未嘗怒言罵詈
其口所歷亦未嘗使食已卯以來人皆諦言靜庵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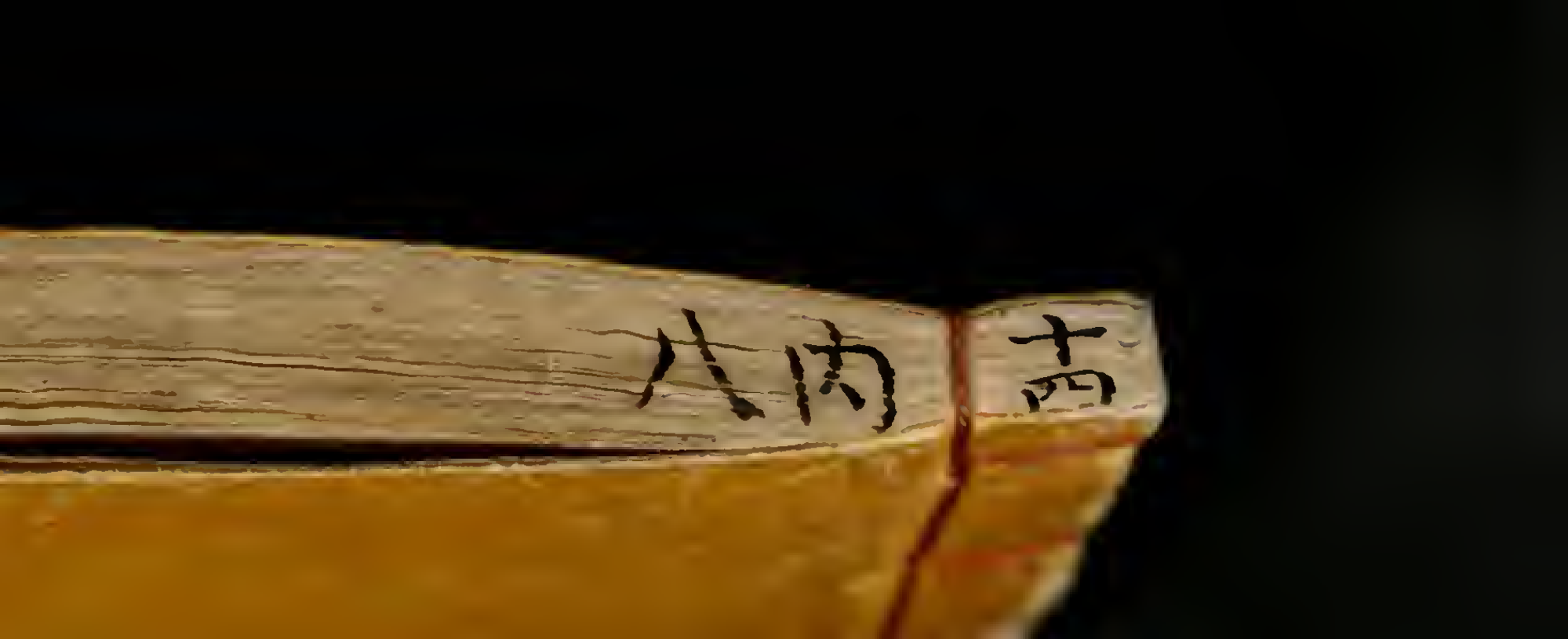
賢公誠心追慕嘗以憲長逐請洗冤復官蔑貞之後以是為言者莫公先也其事親樂志忠養與弟齊英友愛睦萬族人貧者收恤如不及濟人利物無有餘憾故所在感戴至形於歌謠性喜濟泊雖仕宦日必耽幽勝蕭然自適焉其官自及第為翰林歷吏兵書正佐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掌令侍講院文學獨善弘文館修撰校理賜暇湖堂皆極選也如承文院敎均館諸司無不歷踐嘗為典設守則以嘗惡於沈貞之子思遜以守為公祖考嫌名欲以困滯也陞通政為吏戶工參議副提學承旨大司諫義廣二州牧嘉

善資憲則為咸鏡南道節度使平安道觀察使吏刑
曹參判同中樞漢城左尹壽與權公橃李公潤慶李
文純公滉林公亨秀同修　仁廟事實仍赴京請謚
再為大司憲與宋文忠公麟壽請罪元衡之兄元老
則元衡起禍日也為吏戶兵曹判書黼兩館提學以
入侍忠順堂與李文元彦迪請公同錄勳封驪原君
及以崇祿為左賛成則　文定時削奪者也公守希
中公娶固城李氏縣朝名相品之後縣令峋之女婦
德甚備後沒而附焉男思容郡守思寬禮賓奉事思
安縣令思宣監察側出思察思宜今至五六世而子

孫殆至累百其顯者孫庫令汝健　贈正郎汝俊正
郎汝信叅判汝任府使汝儉叅判汝慶汝虎死難
贈叅判曹孫府尹機以清白顯節度使祿死國事玄
孫觀察使光勳掌令光爛五代孫蓍重魁生員及第
令為吏曹佐郎鼎重吏曹叅判維重觀察使外裔承
旨蔡忠元判書蔡裕後叅判李尚真也有立巖集六
卷行于世余惟公之文章節行過人甚遠而遭時迫
隘略占睽初志為所掩及其獨復於積陰之中厄窮
悲憤以沒其世亦可悲然史筆不沫公議難誣是非
之定不待百年而又多賢子孫豈天定之可驗者然

歟乙巳圭庵宋文忠獜壽以士林領袖蒙被淫禍余其從曾孫也今於此文誼尤不敢辭矣然辭甚繁而不敢殺者史家之筆難於省削之多也銘曰昔歲龍蛇二聖繼陟母后權聽奸凶肆毒碪鈇鼎鑊以待群哲公在其間始焉震虩奸凶妄度謂可同事公有所守莫遏其志曰在　中廟有趙文正行仁服義師法孔孟今其顛蘖克紹前武推賢辨邪如宋元祐我心好之常若緇衣彼哉見懷我則思威我思不密我舌莫捫既誦於私入告尤勤奸黨聚謀此不可在罟之阱之卒深其齦流離困欲顧初彌敦于梓于桑我泉

我林我歌且謠允矣壯心聖嗣承統群物一新洗幽
滌寃舊秩追伸不有其屯其何以亨孰其屯之跖心
蹻形孰其亨之碩儒名卿惟公終始具在史氏我因
修之以篆其隧 尤庵集


八肉
高